



帐穹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残
墨
著

I247.5
2623
3

血
濺
鸳
鸯
帐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B 437300

责任编辑：王润生
封面设计：王恒东

血 溅 鸳 鸯 帐
Xue jian Yuan yang zhang
残·墨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0.8/16字数215,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9,641

统一书号：10093·789 定价：2.10元

ISBN 7-207-00041-3/I·11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武林传奇小说作家残墨继《神州播》、《奇侠姻缘》之后的又一力作，也是《奇侠姻缘》的姊妹篇。

元宵灯会上，北洋军阀贺国基看上了钟离剑和花凤萍的女儿花念蝶，欲娶为妾。花念蝶爱着钟离岳生，岳生却钟情于风尘女子叶灵姑。贺国基求亲遭斥，派武林高手擒拿钟离剑父子。花凤萍误中恶徒剧毒蝎尾针身亡。念蝶为报母仇，答应与贺国基成亲，换回钟离剑父子。洞房之夜，花念蝶手刃贺国基，纵火自焚。

本书情节曲折惊险，以“元宵节龙虎闹花灯”、“钟离剑一笑显神技”、“恶魔头比武戏侠女”、“俏书生巧捉钻天猴”、“花女杰误中蝎尾针”、“报母仇新娘闹喜筵”、“花烛夜血溅鸳鸯帐”等一系列热闹故事，贯穿始终。既有惊险绝妙的打斗场面，又有情意缠绵的爱情描写，读之催人泪下。可以说是一部通俗小说佳作。

目 录

上卷 闹元宵 ·····(1)

下卷 花烛喋血 ····· (159)

上 卷

闹 元 宵



——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必兆丰年。这是老话。

去年的八月十五之夜，银汉灿灿，气清月朗。可是，黎明前葫芦嘴上的那阵卷地“狂飙”，却荡涤了笼罩在魔鬼湖上空的魔烟瘴气，似乎也给今年的元宵节带来了好征兆。正月十五的早上，天空突降瑞雪，纷纷扬扬的雪花，象是一群群玉色蝴蝶，漫空飞舞。仅半天的工夫，厚厚的雪被便覆盖了原野和村庄。远远望去，似乎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冰清玉洁般的梦幻，显得是那样的凝重和庄严。

大雪并没有封住人们的脚步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你看，鬼儿坟村中的气氛，仍象过年的时候一样，热气腾腾。雪还没停，那些穿着新衣新裤的淘气娃娃们，便在屋中呆不住了，一个个象小家雀，从屋檐下的窝中钻了出来，拿着铁锹、粪铲拍雪人，打雪仗，在厚厚的柔软的雪被上翻筋斗，竖蜻蜓，撒欢打滚。串串笑声，似风摇银铃，在雪烟中飞起。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则站在自家的屋檐下，看着漫天飞扬的雪

雾，哈哈地笑着。这场雪下得好是时候，待天一晴，雪一化，去年秋后播种的小麦喝足了雪水，定会噌噌地往上长哩！哈！这老天爷也是个势利眼，看咱穷人去年打赢了官司，他老人家也高兴哩，给咱漫天里撒白面哩！

最热闹的还是鬼儿坟村东口钟离剑家。

元宵节，是大年过后第一个、也是最热闹的节日。按北方的风俗，在这一天的夜里，各村的花会都要出来活动，走村过店，互相表演赛会。所以，吃罢早饭，鬼儿坟村少林会的小伙子们，便都拿着刀枪棍棒，聚到了会头钟离剑的家中。大家在院子里把雪打扫干净，便开始演练，准备今夜好好玩一场。小伙子们穿着出会时的彩衣彩裤，腰中全束着一尺多宽的红绸软带，头裹英雄巾，打扮得威风凛凛，英姿勃勃，仨一群，俩一伙，捉对厮杀。有的表演单刀进枪，有的表演双钩对拐，还有的独自表演拳脚。一时之间，刀光剑影纷飞，枪缨剑穗乱抖，乒乒乓乓，叮叮当当，好不热闹。

钟离剑坐在门前的板凳上，叼着小烟袋，仔细地看徒弟们演练，时而站起来指点或示范一下。

这时节，花念蝶和钟离岳生姐弟俩，正在演练盾牌刀对棍。这个趟子活，是钟离剑和花凤萍最近才新编的。花念蝶使棍，所走的棍路和棍点，是从少林疯魔棍法里化出来的。钟离岳生左手持盾牌，右手握刀，盾牌用的却是风雷掌中的封闭法，而右手的刀，则走的是飘摇剑的招法。姐弟二人迎面而立，旁边一声锣响，花念蝶手中的白蜡杆子一抖，开手便是“跃马三枪”，点面门，锁咽喉，扫两肋，棍似急风骤雨，啪！啪！啪！朝钟离岳生攻了过去。钟离岳生左手

盾牌左右一晃，封住来棍，右手单刀“青龙出水”分心就刺。花念蝶棍头一缩，磕开单刀，顺势一滑，疾走中平，棍点直取钟离岳生的小腹。钟离岳生单刀用“指天划地”往外一截。花念蝶“疯僧坐禅”往回将棍一抖，阳手棍变阴手棍，后把一翻，用“摩云盖顶”砸了下来。钟离岳生怔了一下，左手盾牌略一迟疑，花念蝶的棍便挟着一股劲风砸至眼前。此时，他再想封躲已经来不及了，反而呆立不动。花念蝶劲发难收，惊叫声中，将棍势往外一错，砰的一声，狠狠砸在钟离岳生的肩膀上。她撒棍往外一跳，皱起眉头，问道：“歪毛子，你今儿个是怎么回事？没精打采的，还想不想练？”

钟离岳生看了念蝶一眼，吭吭哧哧地说：“姐，再来！”

花念蝶瞪了弟弟一眼：“哼，这些天，你整天犯傻，跟掉了魂儿似的。再这样，我打断你的腿！接棍！”说着，白蜡杆子拧了一个枪花，用“毒龙出洞”直戳过来。

钟离岳生强打精神，挥舞盾牌和单刀接招。二人重新开始，一直演练到第三十六招，花念蝶使了一招“疯僧扫秦”，棍平扫岳生双腿，按规矩，钟离岳生该使“铁牛耕地”，而后反臂撩刀，用“潜龙升天”往上削念蝶的胸膛。不知为什么，他竟然把招儿走错，使了一招“西施浣纱”把刀横搓过来。砰的一声，花念蝶的棍，又扫在岳生的腿上。气得她把棍一扔，眼泪都快流了出来，又气恨又心疼地说：“不练了！”

钟离岳生呆呆地站在一旁，茫然若失。

钟离剑叼着烟袋走了过来，问道：“你们姐儿俩怎么回

事？”

花念蝶道：“您瞧，他这几天跟霜打了似的，哪象练功的样子？”

钟离剑问：“岳生，你怎么了？不舒服么？”

钟离岳生摇了摇头。忽然，他把刀和盾牌一扔，坐在台阶上掉起眼泪来。

这时，花凤萍双手端着一瓷盆滚烫的元宵，走了出来，一见岳生坐在台阶上抹眼泪，不由得一怔，放下盆走过来，问道：“娘的儿，你怎么了？大节日的哭什么？”

其实，钟离岳生并不是因为念蝶打了他两下才伤心。自从去年中秋节，在葫芦嘴截船，没有找到叶灵姑，他的心里就一直不痛快。后来，他才知叶灵姑果然被刘大麻子等人卖给了外地商人，心中更加难过。他多次求爹爹帮他把灵姑找回来，可是，这几个月，钟离剑一直忙着和刘大麻子他们打官司，没有顾上这件事。钟离岳生又着急又恨自己无能。他整天吃不下，睡不着，一有空儿便独自坐在院中的青石碌碡上发呆出神。叶灵姑那可怜的样子，象鬼魂附了体似的总在他眼前闪现。他想起自己曾对灵姑发过誓，拚死也要把她救出来，可是，灵姑现在下落不明，不是正在魔爪中受折磨，就是已经死了。他越想越觉得对不起灵姑，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忧愁。所以，今天花念蝶和他练功，他总是心神不定，才连着出错。花凤萍一问他，他心中委屈，泪水更加止不住了，涌泉似地滚满了双颊。

花凤萍见岳生越发伤心，也慌了神。她从小把岳生抚养大，比亲儿子还疼爱三分。虽说岳生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

可在她的眼中，他仍是十几年前那个光着屁股满处跑的小歪毛儿。她虽说是个性格刚烈赛过男子汉的女人，可是她对岳生却充满了深沉的母爱。她宠着他，从没有骂过他一句，捅过他一指头，一见岳生心里不痛快，她的心就刀扎似地难受。她伸手给岳生抹着脸上的泪水，轻声问道：“儿呀，甭哭哩，有什么伤心事，跟娘说说。”

花念蝶狠狠瞪了岳生一眼：“哼，五尺高的汉子，动不动就哭天抹泪儿的，也不嫌丢人！”

花凤萍站起身，回手打了念蝶一巴掌，说道：“该死的，你又发疯欺侮你弟弟了不是？”

花念蝶和她娘好比是铁锤和砧子，碰面就得叮当一番。她撇了撇嘴：“怪我呀?!一趟棍打盾牌刀，练了快一个多月，他连趟子都记不住，真笨得象木头。”

花凤萍道：“死丫头，你弟弟脑瓜儿没你快，你不会慢慢教他？”

花念蝶道：“今晚上就要出会了，到现在还练不熟，我能不着急么？咱鬼儿坟的少林会，是这一带拔尖的。要是这样练，我才不陪着他去丢人现眼呢！再说，我也不是真打他，他出错了招儿，才碰了他两棍，他就至于流眼泪么？哼，没出息！”

“臭德行，就你能！”花凤萍气得扬手还要打念蝶。

钟离岳生急忙站起来，拉住花凤萍的手说：“娘，您别打我姐，我不是因为这事才哭哩。”

“哼，你还护着她。”

“娘，不骗你，我是……担心灵姑……哩。”

钟离剑怔了一下，恍然大悟，一拍大腿道：“嘿，这些天事一忙，我把救灵姑的事给忘哩。”

花凤萍这才消了气。她对钟离剑道：“岳生这孩子口闷，可心里爱装事，讲信义，重情义，是个好样的，咱无论如何也要把灵姑找回来才好。”

钟离剑拍着儿子的肩膀说：“这事都怪我不好。岳生，你放心，等过了节，咱马上派人到外边去打听，等一找到灵姑的消息，咱再想法救她。”

花凤萍也安慰岳生道：“好孩子，娘知道你的心思。以后，我就是跑遍天涯海角，也要把灵姑找回来，你甭着急哩。”

钟离岳生知道着急也没用，便点了点头，走到院中间，拿起盾牌和单刀，对花念蝶说：“姐，咱接着练吧。”

花凤萍道：“歇会儿吧，你看，娘把元宵都给你们煮好了，快叫大伙来吃。”

钟离剑对小伙子们喊道：“来呀，你们师娘叫你们来吃元宵，不吃白不吃呀！”

小伙子们扔下刀枪，拥过来，每人盛了一碗元宵，坐在台阶上，高兴地吃了起来。

大家正吃着热呼呼香甜的元宵，忽然，院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有人哈哈笑道：

“钟离大侠，花女杰，你们过年好啊?!”

众人抬头一看，只见从院外踏着积雪走进二十几个人来。这伙人，全是魔鬼湖附近各村花会的会头和被钟离剑他们救出来的那些女孩儿的家长。他们手里提着点心匣子和酒瓶

子，一个个身上披满了厚厚的雪花，但全喜气洋洋。进院后，走在前面的一个瘦高个披羊皮袍儿的黑胡子老汉，冲钟离剑等人抱拳作揖，笑盈盈说道：“钟离大侠，花女杰，诸位少爷儿们，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拜个晚年！”说着跪了下去。随在他身后的人，也扑通通跪在雪地上，一边磕着头，一边齐声喊道，“恭贺新春之禧！”

钟离剑怔了一下，忙带着徒弟们跪倒，道：“大家同喜！同喜！”

双方磕完头，钟离剑忙把各村的人让进屋中。花凤萍忙叫念蝶和岳生给大家斟茶倒水，又拿着一篮子花生、红枣、栗子、核桃叫大伙儿吃。人们互道寒暄，说着喜庆的话，小屋中顿时热乎起来。

钟离剑斟了一杯枣儿茶，端到那瘦高个老汉面前，笑着说道：“老王大哥，今儿个都十五了，还拜个什么年？”

太子庄五虎会会头王秉义道：“老弟，你和弟妹救了各村丢失的女人，又带着我们和刘大麻子他们打官司，给咱魔鬼湖一带的乡亲们除了一大害，咱们这辈子第一次过了个痛快年，大伙都感激你们哩。所以，我们十几个村的人凑到一块儿，商量着来给你们拜个晚年。另外，我们找你还有件别的事。”

钟离剑问：“什么事？”

王秉义道：“往年，豌豆镇有邵公圣和刘大麻子他们那伙人称王称霸，正月十五闹花会，咱各村的人都不愿到镇上去玩一玩。今年，咱们打赢了官司，邵公圣被斗败了，刘大麻子也砍了头，是有生以来的大喜事，大伙儿都想到豌豆镇

去玩一玩。”

钟离剑听了王秉义的话，低头沉思起来。

去年的仲秋之夜，钟离剑和花凤萍带领徒弟们大闹葫芦嘴，救出了被绑架的妇女，活擒了独尾蝎秦仁寿和黑蜘蛛丁一笑、刘大麻子等人。回村后，便叫岳生和念蝶把各村的村长和女孩儿们的家长们找到鬼儿坟。人们见丢失了一个多月的孩子们被钟离剑救回，都高兴得又哭又笑，纷纷向钟离剑夫妇表示感谢，并且，非要把秦仁寿等人当场打死不可。钟离剑考虑到秦仁寿等人虽罪大恶极，但若把他们打死，这场官司就闹大了。所以，他极力劝阻大家，留下秦仁寿等人的活命做证据，好到县里去告状。大家见他说得有理，这才罢手。人们商量了一天，联名拟了一张状子。第二天，钟离剑便带着各村的人，押着秦仁寿和刘大麻子，赶赴平湖县衙，把状子呈了上去。

平湖县县长李牧野，是湖南沅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来到平湖县做了县长。他四十多岁，精瘦的个子，好喝酒；爱骂人，为人孤傲，性情乖戾。早年，他也是个热血青年，一心想救国救民，曾和著名的鉴湖女侠秋瑾是好朋友。革命成功以后，他见民国政府治国无方，各地军阀自立为王，连年混战，老百姓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的日子比大清国时好不了多少，心中很失望，暗恨自己无力补天，渐渐地便消沉下来。来到平湖县后，他终日借酒浇愁，不理民事。但他毕竟是个有知识的人，性情耿直，不善阿谀，虽说没办过令人颂扬的好事，却也没干过什么祸国殃民的缺德事。

在平湖县，势力最大的是驻军师长贺国基。他是北洋军中的兵痞，曾当过袁世凯的护卫。他有一身好武功，为人凶残霸道，杀人如麻。来到平湖县后，他独霸一方，经常纵容部下抢男霸女，敲诈勒索，干尽了坏事。当地的官绅富豪和土棍混混等有头有脸儿的人物，无不趋炎附势，拜倒在他的门下。唯独县长李牧野从不去向贺国基讨好谄媚。他看不起贺国基，认为他不过是个流氓无赖而已。但是，贺国基有枪有人，做事蛮横不讲理，李牧野不愿和他做对，对于他所做的鱼肉乡里之事，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做看不见罢了。贺国基曾想拉拢李牧野，几次亲自登门拜访，李牧野都托辞拒而不见。开始，贺国基很是恼火，骂李牧野不识抬举。后来，他见李牧野虽然脾气古怪，是条犟牛筋，但从不找自己的麻烦，也就只好做罢，觉得没有必要和他翻脸成仇。因此，二人在平湖县二虎同居，井水不犯河水，从来来往。人们见李牧野不怕贺国基，对他便有了三分敬佩，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南蛮子。

一个多月前，李牧野便接到了很多报案，得知魔鬼湖一带连续发生闹水妖和丢失女人的事。李牧野是留过学的知识分子，自然不相信龙王三太子选妃的谣传。他猜想，此事一定是当地的一些恶棍所为，或许还和贺国基有关。他知道，自己一个小小的县长，身单势孤，怎么也斗不过贺国基，不愿捅这个马蜂窝。后来，案子不断地发生，告状的人每天到县衙哭诉，闹得他心烦意乱，只好派人到魔鬼湖一带查访此事。可是，他手下的人都是些草包饭桶，平日里只知吃喝玩乐，哪里会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们出去办案，只是应付差事

而已，没有一个人肯卖力气，真心实意地想把案子查清。所以，一个多月了，失踪女人的影子也没找到。

这一天，李牧野正在自己的书房独自举杯畅饮，忽然，下人跑进来递给他一张状子。他看罢状子，心中又喜又愁。喜的是钟离剑等人侠肝义胆，竟把那些失踪的女孩儿找到救回。愁的是这事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和贺国基有关。秦仁寿乃是贺国基的表哥，在豌豆镇当警察所长，平时依仗贺国基的势力，胡作非为，从不把他这个县长放在眼里。如今，钟离剑他们抓到绑架妇女的恶匪之中，竟然有秦仁寿，倒叫李牧野为了难，不知该怎样处理了。倘若按法把秦仁寿惩办，贺国基定会找上门来捣乱。如果把秦仁寿等人放掉，不用说钟离剑他们不干，就是自己的良心也过不去。自己身为一县之长，吃的是老百姓，穿的是老百姓，老百姓就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若不为老百姓办点儿事，天理难容。李牧野思前顾后想了半天，举棋不定。最后，他狠了狠心，决定还是按法办事。反正此案铁证如山，谅贺国基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大不了自己把这小小的纱帽丢掉，回湖南老家抱孩子去，也没什么了不起。反正自己的官也做够了，与其在此受贺国基的窝囊气，倒不如回家种地打鱼痛快。李牧野借着一股酒劲儿，犯了犟筋，马上升堂审案。因证据确凿，刘大麻子和丁一笑他们只好低头认罪。只是独尾蝎秦仁寿不但拒不认罪，反而一口咬定钟离剑聚众抢劫，持械拒捕，殴打警察，并大闹公堂，说李牧野贪赃受贿，袒护匪类，扬言要上告申诉。李牧野见秦仁寿刁顽耍横，顿时大怒，当场把秦仁寿打得皮开肉绽，砸上镣铐，押入县牢。